

第一回 觀勝會游憩梵宮 看嬌娃奔馳城市

詞曰：

韶光易老，莫辜負眼前花鳥。從來人算何時了？批古評今，感慨知多少。

貪財好色常顛倒，試看天報如騰稿。卻教守拙偏湊巧。拈出新編，滿砌生春草。

右調寄《醉落魄》

這首詞，是說萬事不由人計較，一生都是命安排。誰不願玉食錦衣，嬌妻美妾，那曉得，苦樂窮通已經注定，不容人矯揉造作。惟君子能造命，惟積德可回天。比如一棵樹，培植得好，自然根枝茂盛，開花結果，生種不絕。若做宋人揠苗，非徒無義，反加害矣。昔王敦圖貴而伏辜，季倫擁貲而致死。天子不能救幸臣之餓，謀臣不能保霸王之勿，莫非命也。就是有福氣的，也要知止知足，不可享盡。若依得人算，文王不囚於羑里，孔明不悲於五丈原，邵康節老頭兒用不著土饅頭了。天地以似一間屋，日月像筐籃大兩面鏡，一天星斗又如許多小鏡，遠近上下，處處掛著。人在中間，像個蜘蛛。這裏牽絲結網，鏡裏也牽絲結網。這裏捉縛蚊蟲，鏡裏也捉縛蚊蟲。閃過西邊，東邊照著；藏在底下，上面照著，纔一舉動，處處鏡子裏面都替你記帳，真是毫髮不爽，報應分明。故作善降祥，作惡降殃，如騰稿一般。

在下今日卻不說因果，也不說積德，祇說個心術。若說到心術，看官們又嫌頭巾氣，恐怕道隱衷，對著暗病，就要掩卷打盹。不如原說個情字，心如種穀，生出芽是性，愛和風甘雨，怕烈日嚴霜。今人爭名奪利，戀酒貪花，那一件不是情？但情之出於心，正者自享悠然之福，不正者就有揠苗之結局。若迷而不悟，任情做去，一如長夜漫漫，沉酣睡境，那個肯與你做冤家？當頭一喝，擊柝數聲，喚醒塵夢耶？此刻，樂而不淫，怨而不怒，貞而不諒，哀而不傷。多情才子，具一副剛腸俠骨，持正無私；幾個佳人，做一處守經行權，冰霜節操。其間又美惡相形，妍媸各別，以見心術之不可不端。所以名為《情夢栢》。

絕古板的主意，絕風騷的文章，令觀者會心自遠，聽我說來。

崇禎年間，河南歸德府鹿邑縣地方，有一秀士，姓胡名瑋，字楚卿。生得瓊姿玉骨，飽學多才，十三歲入庠。父親胡文彬，曾做嘉興通判，官至禮部郎中。母黃氏，封誥命夫人，時已告老在家。

一日，吳江縣有一個同年，姓荊，名錫仁，來歸德府做同知。曉得胡楚卿童年雋艾，托鹿邑知縣作伐，願納為婿，就請到內衙讀書。縣尹將荊錫仁之意，達於文彬，文彬大喜。茶過，送出縣尹。正要進來與夫人兒子商議。誰知胡楚卿在書房，先已聽見父親送出知縣，走至廳後，見一個管家對書童道：「當初我隨老爺在嘉興做官，曉得下路女子極有水色，但腳大的多。每到暑天除了裹條，露出兩腳，拖著一雙胡椒涼鞋，與男人一般。如今荊小姐，自然是美的，祇怕那雙腳與我的也差不多。」正在那裏說笑，不料被楚卿聽了，想：金蓮窄小，三寸盈盈，許多佳趣俱在這腳上，若大了，有甚麼趣？況且風俗如此，總是裹也未必小，不如對父親說，回了他倒好。恰好文彬至裏邊，把上項事說著。夫人未及答，楚卿接口道：「雖承荊年伯美意，但結親太早，進衙讀書，又晨昏遠離膝下；況鄉紳與現任公祖聯姻，嫌疑未便。不如待孩兒明年赴過鄉試，倘僥倖得中，那時怕沒有鄰近名門？如今著甚麼緊？」老夫妻二人，見他說得有志氣，便也快活，就復拜縣官，回絕荊知府。因此蹉跎，不曾與楚卿聘下媳婦。

不意十五歲上，父母相繼而亡。躑躅痛哭，喪葬盡禮。過了周年，挨到十七歲上，思量：上無父母，又未娶妻，家人婦女，無事進來，冷冷落落，不像個人家。因與老管家商議，將服侍老夫人兩個大丫鬟，都出配與人。把房屋典與同族胡世賞，他做戶部員外，得價三百五十兩。自己卻移在莊上，在舊宅住，祇同一個家人，一個養娘，一個小廝年紀十五歲，五六口過活。

當時三月，天氣暖和。想：平日埋頭讀書，並未曾結識半個朋友，上年又有服，不曾去得鄉試。如今在家，坐吃山空也不濟事。心上就要往外行動。便叫蒼頭喚兩個老管家來，一個名周仁，是掌租產的。一個名蔡德，是嚮來隨任的。俱有妻室另居。一齊喚到，因對他兩個道：「老爺在日，有一門生俞彥伯，係陝西綏德府米脂縣人，曾借我老爺銀一百八十兩，今現任汝寧府遂平知縣。我如今一來歷覽風景，二來去討這項銀子。或者有贈，也不可。前房屋典價銀三百五十兩，尚未曾動。周仁，你與蔡德兒子蔡恩，各分銀一百六十兩，買賣生息。尚存銀三十兩，我要作盤費。蔡德，你同我去，一路照管。叫你老婆、兒子暫住這莊上來，與我看守家內。」隨即將銀交與兩人。蔡德領命，自去收拾行李起程，楚卿也自整治行囊，擇於本月念六日出門。至期，蔡德及兒子蔡恩並老婆媳婦，清早都來了。楚卿交了什物鎖鑰，分付養娘並在先服侍的一個家人看守門戶，自與蔡德、清書，覓牲口，裝上行李，遂往商水。

進項城，來到上蔡界口，隔著遂平止差九十里。此時已是四月初七。那地方有一禪林，叫著白蓮寺，真是有名的古剎。一路上聽人傳說，明日去看盛會。天已將暮，三人下了飯店，問主人道：「此去白蓮寺有多少路？」店主人道：「這裏到白蓮寺，祇有二十里，再去五里就是上蔡城。相公若是便路，明日盛會，也該早些起身走去看看。」楚卿道：「我便要去。」遂用了晚飯，自去安寢。到了四更時分，路上就有人行動。楚卿起來梳洗畢，吃了飯，喚牲口，裝上行李，算還飯錢，遂辭主人出門，東方卻纔發白。一路上，男女絡繹不絕。

及至寺前，剛上午時候，祇見山門口先歇下五乘幔轎。楚卿也要下驢，掌鞭道：「相公，我們牲口是要趁客的，不如送你到飯店安歇，打發我先去罷。」楚卿道：「也說得是。」就在附近飯店住下，打發掌鞭去了。三人吃了點心，吩咐店主照顧行李，三人同步至寺前。此時，燒香游玩的已是擠不開，男女老幼，何止一萬。三人挨到山門，看那匾上寫著四個大字是：白蓮古剎。一路去，祇見：

先列兩個菩薩，後塑四位金剛。布袋佛張開笑口，韋尊者按定神杵。爐煙飛翠，燭影搖紅。正殿上三尊大佛，兩旁十八羅漢。準提菩薩供高樓，千手觀音藏寶閣。到講經堂，鐘聲法鼓響，佛號梵音鳴。老和尚喊破喉嚨，小沙彌擊翻金磬。齋堂裏，餓僧吃麵；香積廚，老道燒茶。孩兒們，玩的玩，跳的跳；老人家，立的立，拜的拜。還有輕薄少年，扯汗巾，挖屁股，乘機調趣；又有風流子弟，染鬚毫，拭粉壁，見景留題。那些婦女，老成的，說老公，認媳婦，告陳親眷；騷發的，穿僧房，入靜室，引惹闍黎。還有口乾的，借茶鐘，拿盞子，呼湯呷水；尿急的，爭茅坑，奪糞桶，露出東西。

楚卿三人擠入擠出，到處觀看。到了下午時候，人也漸疏。轉出山門，早來這幾乘轎子尚在那裏。想道：定是大戶人家女眷，怕人多不雅，所以早來進香，如今必在靜室。祇見一群婦女丫鬟，三四個尼姑，前面幾個男子，先走出來喚轎夫，遂將轎子亂擺開。胡楚卿定睛看時，中間幾個，珠翠滿頭，香風拂拂。一個老的約有五旬，先上轎。次後一個十二三歲與一個垂髻的合坐一轎。第三個是一個三十上下的，艷麗非常，卻也看得親切。這裏看未完，那邊又有一個上轎。楚卿忙轉目觀望，祇見那女子左腳已進轎內，右腳剛剛縮進，一隻紅繡鞋，小得■■■，面龐竟未曾看得，並不知有多少年紀。慌忙再看後面，祇剩一頂空轎，等著個半老佳人在那裏與尼姑說話。胡楚卿懊悔不及，那前面先上轎的三乘，已起身上。祇見第四乘尚在等著後面，忽轎內一隻纖纖玉手，推起半邊簾子，露出臉來，似要說話光景。見了楚卿，卻又縮進。

看官，你道甚麼緣故？原來小姐見前面轎子已去，意欲喚養娘催後面母親起身，見有人看，忙縮進去，原是無心。楚卿打個照面看著，驚喜道：「天下有這樣佳人，真是絕色，又且有情，推簾看我。」正在思想，那兩乘轎都起身了。忽清書在旁道：「相公，不知誰家小姐如此標致，又不知後來嫁與何人享福。」楚卿道：「你如何知他未嫁？」清書道：「我明明見他是盤頭女兒。」蔡德也接口道：「其實還是一位小姐。」楚卿聽了，不勝心癢。因說道：「我等了半日，未曾看得親切。料他必住城內，明日省走幾里路也好，你兩個可速速搬行李，進城安歇。我先去，偏要看他一看。好歹在縣前等我說話罷。」說罷，急急趕去。及趕上轎子，尾後半箭之地，路上也無心觀看。

及進了城，又行三四條街，五乘轎子立住腳。不知轎內說些甚麼話，祇見丫鬟婦女分走開來。前面三乘轎子望南去了。後面兩乘望西直走。原來是兩處的。楚卿隨著後邊轎也望西來。走過縣前，又過一條街，到了一個大牆門首，將轎子歇下。楚卿急挨上前。這些婦女，掀開兩處簾子，先走出一個老的，後走出一位小姐。果然，體態輕盈，天姿國色，是個未及笄女子。上階時露出金蓮半折，與丫鬟們說說笑笑，竟進去了。並不曾把楚卿相得一相。那楚卿站了良久，不覺掃興而歸。行了三五丈，又轉身來，把門牆內仔細一看，痴心望再出來的景象。忽見門邊有一條字，上寫著：

本宅收覓隨任書童

楚卿那時見了此字，不覺歡喜。暗想道：「我這樣才子，不配得個佳人，也枉生一世。這小姐形容體態雖是絕色，但不知內才如何。我今趁此機會，就扮作書童，做個進身之策。那時得與小姐親近，聞一聞香氣。他若有才，我就與他吟詩，答應起來。倘能竊玉偷香，與他說明，成就了百年姻眷，豈不是一生受用？」你看，楚卿一路胡思亂想，心中定了主意。忽又跌足道：「不妥，我如今已長大了，怎麼扮做書童？」看官，你道為何？原來，人家公子到八九歲，就有些氣質，到十二三竟裝出大人身份來。楚卿這幾年，涉歷喪葬，迎接賓客，豈不自認是一個頂天立地的丈夫？今要改做小廝，恐怕長大不像樣，所以跌足。卻不曾想到，自己雖交十七歲，而身材尚小，還是十四五的光景。且身子又生得伶俐，要做盡可做得。

楚卿正在那裏算策，卻事有湊巧，見一個垂髻童子遠遠而來。楚卿有意走到那童子身邊，與他比了一比自己尚矮他寸許。忙回頭一相，見自己身軀，比他小些。暗暗歡喜道：「我明日就叫清書去訪問他姓名事情，再作商議。」急急行來，卻也作怪，尋不見縣前。忽到了官塘橋。自忖：方纔不曾有，必是行錯了。急問人時，說是官塘橋。又問到縣前多少路，那人道：「里半，進南門，再直走一里，左手轉彎就是。」原來，楚卿想扮書童時節，不覺出了神，錯認嚮南而去。那楚卿原也不知，自己好笑起來，祇得轉身走到南門，再問縣前來。蔡德遠遠窺望，接著道：「相公這時候纔來，我們下處已討多時。日色晚了，可快些去罷。」楚卿笑了，就隨蔡德而去。

欲知後事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評曰：

敘看婦女，忙碌碌一雙餓眼，急煎煎一副心腸，卻從筆尖發出來。